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  
第八十回 童寄姐報冤前世 小珍珠償命今生

前生作孽易，今生受罪難。攜燈如影不離般。如要分明因果，廿年間。主母非真相，丫頭是假緣。冤家湊合豈容寬？直教絲毛不爽，也投繯。

——右調《南柯子》

卻說寄姐害了這個活病，只喜吃嘴，再出不得門，足足的到了十個月，生了一個白胖的小廝，方才病能脫體。滿月出房，知道童奶奶放了珍珠，不惟與狄希陳合氣，合小珍珠為仇，且更與母親童奶奶絮叨。把個小珍珠瑣碎的只願尋死，不望求活；只待吐尿，不願吃飯。

一日，寄姐合調羹閒話，說起小珍珠來。調羹說道：「你的心性，算是極好。就是這丫頭身上，你不過是口裡的尋釁，你也從無開手打他。這也是人家難有的事。但是把人致的疲了。丫頭有甚麼不是，你倒是量著他的罪過，打他幾下子就丟開手，照常的支使他。你卻賭氣的又不指使，又不打他，你只罵罵刮刮，顯的是你瑣碎；頓斷他的衣食，又顯的是你不是。你可聽我的言語，以後別要這等。況且丫頭也不敢在你身上大膽，我看他見了你，合小鬼見了閻王的一般。」寄姐道：「這事真也古怪。我那一日見了他，其實他又沒有甚麼不是，我不知怎麼見了他，我那氣不知從那裡來，通象合我有幾世的冤仇一般。聽見說給他衣裳穿，給他飯吃，我就生氣。見他凍餓著，我才喜歡。幾遭家發了恨待要打他，到了跟前，只是怕見動手。我想來必定前世裡合他有甚麼仇隙。每次過後，也知道自已追悔；到了其間，通身繇不得我。合他為冤計仇，通似神差鬼使的一樣。就是他主人家，俺從小兒在一堆，偏他說句話，我只是中聽；見他個影兒，我喜他標緻。人嫌他汗氣，我聞的是香；人說他刁著，我說是溫柔。要不是心意相投的，我嫁他麼？如今也不知怎麼，他只開口，我只嫌說的不中聽；他只來到跟前，我就嫌他可厭。他就帶著香袋子，我聞的就合踩了屎的一樣。來到那涎眼的，恨不得打他一頓巴掌。」調羹道：「既是自己知道這們等的，就要改了。這改常是不好，就是沒了緣法，也是不好。」

寄姐正好好的合調羹說話，懷裡奶著孩子，小珍珠端著一銅盆水，不端正走到面前，猛然見了寄姐，打了個寒噤，身子酥了一酥，兩隻手軟了一軟，連盆帶水掉在地下，把寄姐的膝褲，高底鞋，裙子，著水弄的精濕；銅盆豁浪的一聲，把個孩子唬的吐了奶，跳了一跳，半日哭不出來。寄姐那副好臉當時不知收在何處，那一副急性狠心取出來甚是快當，叫喊道：「不好，唬殺孩子了！又不是你們的媽！又不是你們的奶奶！我好好的鎖他在房，三茶六飯供養他罷了，趁著我害病，大家獻淺，請他出來，叫他使低心，用毒計，唬殺孩子，愁我不死麼！」一隻手把珍珠拉著，依舊送在後邊空房之內，將門帶上，使了吊扣了，回來取了一把鐵鎖鎖住，自己監了廚房，革了飯食。調羹、童奶奶得空偷把兩碗飯送進與他。若關得緊，便就好幾日沒有飯吃。童奶奶合調羹明白知道小珍珠不能逃命，只是不敢在他手裡說得分上。

一日，將午的時候，寄姐不在面前，童奶奶袖了幾個槓子火燒，要從窗縫送進與他，喚了幾聲不見答應。童奶奶著了忙，走到前頭，說道：「姑娘，拿鑰匙來給我！丫頭象有話說了，我們看看去。」寄姐道：「話說不話說，我怕他麼！」童奶奶自己走進房去，用強取了鑰匙，同著調羹開了鎖，門裡邊是門的，再推不開。二人將門撥下，弄開了門門。這小珍珠用自己的裏腳，擰成繩子，在門背後上■上吊掛身死。摸他身上，如水冰般冷，手腳挺硬。童奶奶只叫：「罷了！這小奶奶可弄下事來！卻怎樣的處！」童奶奶合調羹慌做一團。寄姐佯然不睬。

童奶奶差了小選子，跑到兵部窪當鋪裡，叫了狄希陳回家。狄希陳知是珍珠吊死，忙了手腳，計無所出，只是走投沒路。寄姐喝道：「沒算計的忘八！空頂著一頂扶巾子，有點知量麼！這弔殺丫頭，也是人間常事，唬答得這們等的！拿領席來卷上，鋪裡叫兩個花子來拉巴出去就是了。不消搖旗打鼓的！」狄希陳道：「你說也是呀，只怕他娘老子說話，可怎麼處？」寄姐道：「咱又沒打殺他的人，脫不是害病死的，給他二兩銀子燒痛錢丟開手。他要興詞告狀，你可再合他相大爺商議。再不，把這兩間房賣了，另搬到背淨去處住著，他還沒處尋咱哩。」

狄希陳道：「你主的都也不差。但這們個大丫頭死了，使領席捲著，從咱這門裡抬出去，街坊上看著也不好意思的。萬一後來他娘老子知道，也疼忍不過。咱那時沒丟了錢，使幾錢銀買個薄皮材與他裝罷麼。」寄姐道：「憑你幾百兩要買沙板棺材，我也不管！」狄希陳聽見這話，就打倒褪。童奶奶合調羹齊聲說道：「席捲不成模樣，還得使二兩銀子買個材來裝他裝好看。」從當鋪裡叫了狄周回來，拿著銀子走到棺材鋪裡，使了二兩七錢銀，買了一口鬆板棺材，僱了四個人扛了回家。

一個間壁緊鄰留守後衛當軍的劉振白，從來妒人有，笑人無，街坊鄰人沒有一個是應上他心的。邪著一個眼，黑麻著一個臉彈子，尖嘴薄舌的說人長短，纂人是非，挑唆人合氣。狄周買了材來，可的這個低物，站在門口稱豆芽菜。看見這件東西，問狄周道：「你家買這個東西，是那個用的？」狄周回說：「一個丫頭害病死了，要發送他出去。」劉振白又問道：「這丫頭是山東帶來的麼？」狄周道：「就是這京裡人。」劉振白道：「丫頭既死，該與他父母說知，省得後來說話，帶累街坊不便。」狄周道：「這丫頭沒有父母的。」劉振白道：「害的是甚麼病？醫人是誰？曾有人調治他不曾？」狄周道：「害的是乾血勞，吃汪太醫藥，只是不效，必竟醫治不好，死了。」劉振白道：「那時曾見韓蘆的老婆拿著兩個盒子，就是來看他女兒，不就是這個丫頭麼？」狄周沉吟了一會，方才說道：「韓蘆的女兒，他已是贖回家去。這死的另是一個，不是韓蘆女兒。」狄週一邊說道，一邊也就進家去了。

從來說道：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不為。」狄周雖是極力的支調，怎能瞞得住人？劉振白又綽號叫做「鑽天」，豈是依你哄的？細微曲折，都被他打聽明白；心生一計，走到狄希陳門裡，喚出狄周來與他說道：「我有一事央你，仗賴你在狄大爺面前與我好生玉成。有幾張極便宜米票，得銀十兩，就可買他到手，下月領米，可有五六兩便宜。望狄大爺借用一時，下月領出米來，狄大爺除了十兩本錢，多餘的利息，我與狄大爺平分。」狄周道：「論街坊情分，休說十兩，若有時，就是二十兩何妨？但一時手內無錢，目下起復，就該選官，手裡空乏，一個錢也沒有。可的造化低，把個丫頭又死了！調理，取藥，買材，僱人，請陰陽灑掃，都是拿衣服首飾當的。」

劉振白道：「你進去替我說聲。萬一狄大爺合我相厚，借給我也未可知的。」狄周道：「說是我沒有不說的；但有錢沒錢，我是知道的。」劉振白道：「你別管有無，你合狄大爺說，借十兩銀子給我，好多著哩，便宜的不可言。沒有零碎的，把收住的整封動十兩也罷；再不，把當鋪裡撰的利錢動十兩給我也可；一半銀子一半錢也罷；就光是錢也好。你圓成出來，我重謝你。」狄周道：「你請廳房坐著，待我說去。若有，你也不消謝我；沒時，你也別要抱怨。」劉振白道：「你說去，情管有。我拇量著不好回我的。」

狄周進去，將劉振白的來意言語，一一說了。狄陳正是心焦的時候，那裡想到別處的事情，說道：「混帳！沒要緊！我認得他是誰，問我借銀子！你說與他，你說自家正少銀子使，沒處借哩！」狄周就待回話，童奶奶道：「你且住。這人的來意不好。這不是借銀子，這是來拿訛頭，要詐幾兩銀子的意思。你要不與他，他就有話說了。」狄希陳聽說，掙掙的還沒言語。寄姐道：「我打殺人了？來拿訛頭！我不怕他！舅舅是錦衣衛校尉，姑表小叔兒見做著工部主事，我怕他麼？隨他怎麼著我，我不怕！你說與他去。」調羹道：「狄周，你合他休這們，你只好好回他。你說：『一個緊鄰，要有時，極該借的；一時手裡無錢，你千萬的休怪。』」

狄周依著調羹的言語，又加上些委曲，回了劉振白的話。劉振白冷笑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天下的事料不定哩！我說再沒有不借與我的，誰想就不借給我哩！管家，你再進去說聲，沒有十兩就是八兩，何如？再沒有，六兩，五兩，何如？有時，你送給我去，

我也再不好上門來了。」佯長抽身出去。

狄周回了話。狄希陳也沒有在意裡，且忙著小珍珠入殮，釘了材蓋，僱了四個人，兩條穿心槓子，叫他抬出彰義門外義塚內葬埋。狄周跟著棺材，抬出大門。劉振白在前攔阻，說道：「你這抬材的花子，你得了他幾個錢，往枯井裡跳？這是兵馬司韓皂隸的女兒，他媽媽是個女待詔，專一替大老爺家太太奶奶攪頭修腳，攪腰收生。活活的打殺了，不叫他娘老子知道，偷抬出去埋了，叫他告起狀來，你這四個花子躲在一邊去了，可拿著俺緊鄰受累。你還快快的把這材來抬進去，待他娘老子沒有話說，再抬出來埋也不遲。」那花子見他這等說得利害，沉沉的把口棺材歇下肩，放在大門外面。劉振白道：「這兇器也不是放在當街上的，城上察院爺早晚這是由之路，看見時，狄大爺也不便。還抬到裡頭去放著。」狄周道：「這是甚麼東西，抬出來了，又好抬進去的？」狄希陳悄悄的合伙同說道：「剛才姥姥倒也說來，他果然是拿訛頭。你合他說，咱與他十兩銀子罷。」

狄周把劉振白拉到沒人的所在，合他說道：「遠親不如近鄰，你倒凡百事肯遮庇，倒出頭的說話？剛才借銀，實是沒有，不是不借你。如今轉向別人借十兩銀子給你，仗賴你把這件事完全出去。後來他娘老子有甚話說，也還要仗賴你哩。」劉振白道：「我不是為不借銀子。借與我是情，不借與我是本分，要為這個，就成了嫌疑，通是個小人，還算得是君子麼？狗也不是人養的了！虧了你也沒借給我。誰知十兩不勾，還得二十兩哩。我還有個小德行，這二十兩銀子也還有人借給，不勞狄大爺費心。」狄周道：「二十兩也是小事，都在我。你只玉成了俺的事，銀子不打緊，我就合主人家說去。」劉振白道：「你早肯替我說說好來，只遲了點子。」狄周將劉振白十兩不肯，變臉要二十兩的話說了一遍。狄希陳道：「咱說的麼？既是惹下禍了，只得拿了銀子受苦，我到家稱給他去。」

狄希陳到家稱銀，寄姐見白豁豁的五兩四錠，問是那裡的。狄希陳將劉振白攔住材不叫走，十兩不依，又加十兩的事，對寄姐說了。寄姐不聽便罷，聽了，遏不住的怒氣，跑到大門上嚷道：「『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。』人家的丫頭害病死了，拿訛頭詐人家銀子，賊沒廉恥的強人！他叫走罷，不叫走，狄周，你替我請了舅爺來，見做著錦衣衛校尉，專緝訪拿訛頭的。一個親外甥叫人成幾十兩詐了銀子去，再怎麼見人！再到相大爺那裡叫幾個長班來合他說話！」

劉振白句句聽知。狄希陳將銀子遞與狄周，叫他瞞了寄姐，交與劉振白。劉振白道：「剛才二十兩倒也勾了，如今又添上錦衣衛校尉合工部的長班使用，還得二十兩，通共得四十兩才勾哩。」一邊走著，自對那花子說道：「你好生這裡守著！你要把材挪動一步兒，你這四個人死也沒處死哩！狄管家事忙不得去，我去替狄管家請幾個錦衣衛真正緝事的校尉來。」說著往東去了。狄希陳忙叫狄周將劉振白趕上，再三央他回來，許他三十兩銀子。劉振白道：「四十兩不多，趁早些兒好；要再待會子，再打出甚麼叉來，又添的多了，疼的慌。」狄希陳道：「銀子是人掙的，你休叫家裡知道，跑到當舖裡取二十兩來，狠一下子給了罷。」

狄周跑到當舖取了二十兩銀子，連家裡的，共是四十兩，密密的交付。劉振白收了，說道：「狄大爺，你休要害怕，這銀子我必定還你，實不是騙你的。花子們，抬著快走！我仔細查實，實是害病死的，沒有別的違礙，埋葬了由他。有人說話，有我老劉哩！」花子道：「你老人家頭裡說的這們利害，俺每人得了他二錢銀子的錢，俺擔得起這利害麼？俺去再問聲鋪裡總甲來不遲。」劉振白道：「問什麼總甲地方的！快抬著走！我主著，每人再給你三錢銀子，湊著五錢數兒，便宜你們。」花子道：「這事要犯了，察院裡板子不是頑的！二十板送了命，五錢銀子還勾不得買卷哩！」花子再三勒索，劉振白又著實的說合，四個花子足足的共詐到八兩文銀。那先的八錢銅錢不算，分外加了酒飯，方才將材抬出城去葬了。

回來叫陰陽生正在灑掃。卻說韓蘆兩口子，不知那裡打聽得知，領著叔叔、大爺，姑娘、姪子，奔到狄希陳家，碰頭打滾，撒潑罵人。戴氏拉著寄姐抬頭過臉，淫婦歪拉的臭罵，拿著黃烘烘的人屎，灑了寄姐一頭一臉。童奶奶合調羹躲在房裡，使桌子頂了門，狄希陳躲在街上，央了劉振白進去解勸。韓蘆的男婦正待打門窗，砸傢伙，搶東西。劉振白吆喝道：「了不的！那裡這們紅頭髮野人，敢在京城裡撒野！虧你是兵馬司皂隸，還不知道法度！有理的事，你講；要講不來，放著衙門你告；那裡放著你打搶！我的兒子是這鋪的總甲，沒在家裡；要是兒子在時，拿你吊在鋪裡！察院惱的是打搶，你還不住了手哩！」韓蘆一干男婦方才束住不敢動手，扯著劉振白手，告訴小寄姐折墮他的女兒：「冬天不與棉衣，每日不與飯吃，鎖在空房，如今活活打死，將屍首都不見了。」一邊哭，一邊說，實也慘人。

劉振白道：「你說的或者也是實話。但俺當著總甲，又是緊鄰，俺實實不知道怎麼樣折墮。你就到官，脫不得了也只問俺緊鄰，俺也只從公實說。就是打殺也罷，折墮殺也罷，主人家有償命的理麼？我對別人說不信，你在兵馬司裡，這事也見得多，有償命的沒有？你聽我說，上道來講，中間無人事不成。依著我說，叫他給你些甚麼兒，忍了疼丟開手。這事又告不出甚麼來，你又是官身，曠上幾日役兒，官兒不自在，你又少撰了錢。吃燒餅還要賠唾沫，你合人打官司，就不使個錢兒？老韓，你公母兩個想我的話說的是也不是？」

韓蘆道：「你老人家說的也是。依你可怎麼講？」劉振白道：「我主著叫狄大爺給你兩口兒十兩銀，這分外的人，每人五錢。你心下如何？」韓蘆還沒得開口，戴氏跳著哭道：「與我一百兩，一千兩，我也不依！我一個歡龍活虎花枝似的個女兒，生生的打殺了，給我幾兩銀子罷，死過去也沒臉見我的女兒！沒志氣的忘八！你就快別要應承！你要沒本事替女兒報仇，我舍著命，合這蹄子小婦拚了命！」韓蘆道：「女兒叫人打死了，沒的我不痛麼？可也要人講。我看這位老爺子也是年高有德的人，你兩句濁語喪的去。你就撞倒南牆罷！」戴氏道：「賊忘八！你就請講！你就拿著女兒賣錢使，我連你都告上！」又照著韓蘆的胸膛抬頭。韓蘆妝著相打的模樣，悄悄地裡把戴氏胳膊上捏了一下，戴氏省了腔，漸漸的退下神去。

韓蘆道：「這位爺高姓？」劉振白道：「我姓劉。」韓蘆道：「劉老爺好意，看講的來講不來；咱各自散了，乾正經營生去。」劉振白道：「你家奶奶子這們等性氣，咱可怎麼講？」韓蘆道：「這到不理他。咱是男子人，倒叫老婆拘管著，還成個漢子麼？」戴氏道：「漢子？女兒是漢子生的麼？你只前手接了銀子，我後手告著你！」韓蘆道：「有我做著主兒，那怕你告一千張狀，還抄出你的尿來哩！」

那跟的一個韓輝，是韓蘆的叔伯兄弟；一個應士前，是韓蘆娘舅；一個應向才，是韓蘆的表弟，應士前的兒；還有三個老婆，都是胡姑假姨之類。這班人聽見劉振白許說每人與他五錢銀，所以也都只願講和，不願告狀，都大家勸那戴氏。戴氏隨機應變，說道：「要講和息，我自己就要十兩。俺漢子合眾人，我都不管。」劉振白道：「你只有這個活落口氣，我就好替你講了。韓大嫂，我主給你五兩，你看我分上何如？」戴氏道：「我不告狀，不告蹄子淫婦出官，這就是看了劉爺的分上，少我一分也不依！」劉振白笑道：「少一分不依，只怕少一錢少一兩也就罷了。」戴氏道：「倒別這們說。試試看我依不依。」

劉振白講到其間，兩下添減，講定與韓蘆十五兩，戴氏足足的十兩，分文不少。韓輝一伙男婦，每人一兩。狄希陳唬破膽的人，只望沒事，再不疼銀。寄姐也收英風，藏了猛氣，沒了那一段的潑惡，也只指望使幾錢銀子按捺了這件事。輕輕易易的照數打發了銀子，大家還好好的作揖走散。

過了三日，寄姐見珍珠已死，他的父母又都沒有話說，以為太平無事，拔了眼釘，且足快活，重整精神，再添潑悍，尋鬻調羹、童奶奶，嗔他那日不極力上前，以致戴氏彩發呼屎，潑口辱罵。正在瑣碎，小選子進來，說道：「小珍珠老子領著兩個穿青的請爺說話哩。」狄希陳倒還是「林大哥木木的」，童奶奶聽見，隨說：「不好！吃了忘八淫婦的虧，又告下來了！這是來拿人的！」狄希陳道：「這事怎處？我躲著不見他罷。」童奶奶道：「你一個漢子家不堵擋，沒的叫他拿出老婆去罷？你出去見他，看是那裡的狀。一定是察院批兵馬司，這事也容易銷繳。」狄希陳道：「他得咱這們些銀子，哄著咱又告下狀來。我必定補狀追他的銀子還咱。」童奶奶道：「這是咱吃他的虧了，只好『打牙肚裡咽』罷了。他說給銀子，咱還不敢認哩。人命行財，這就了不的。弄假成真，當頑的哩！」狄希陳道：「我乍到京裡，不知衙門規矩，該怎麼打發？駱大舅又差出去了，只得還請過劉振白來，好叫在裡邊處處。」童奶奶道：「這說的也是。他得過咱這們些銀子，又沒乾妥咱的事，他這遭也定是盡心。」

韓蘆合差人見狄希陳半日不出去，在外邊作威作勢的嚷道：「俺到看體面，不好竟進去的。你到不瞅不睬的，把我們半日不理，丟在外邊！」狄希陳一面叫人去請劉振白，一面出去相見。那差人作揖讓坐，不必細說。坐首位的差人道：「這就是狄爺呀？」狄希陳應道：「不敢。」差人道：「童氏是狄爺甚麼人？」狄希陳道：「這童氏也就是房下。」差人說道：「狄爺會頑。房下就是房下，怎麼說也就是？這個『也』字不混的人慌麼？」狄希陳道：「是房下。二位老哥有甚見教？」差人道：「察院老爺要會會令正奶奶，差小弟二人敬來專請。」狄希陳道：「察院老爺怎麼知道房下？為甚麼要合房下相會？」差人道：「是這位老韓在察院老爺保舉上奶奶賢惠慈善，所以察院老爺說道：『這南城地方有這們等的堂客，怎麼不合他會會？叫書房快寫帖兒請去。』」狄希陳道：「有察院老爺的帖兒麼？」差人道：「有帖兒，我取給狄爺看。」即去襪■幻內取出一個牌夾，夾內取出一個連四紙藍靛花印的邊欄。上面寫道：

南城察院為打死人命事，仰役即拿犯婦童氏，干證劉芳名，同原告韓蘆，即日赴院親審毋遲。年月日。差惠希仁、單完。限次日銷。

狄希陳見了憲牌，方知察院拿人，呆呆的坐著。差人道：「奶奶在裡邊哩？俺們還自己請去。」

正說話，劉振白來到。差人惠希仁道：「還是老劉忠厚，沒等俺們上門去請，自己就來了。」劉振白故意問道：「二位是那衙門公差？不得認的。」單完接口道：「是一點點子察院衙門的小衙役兒，奉察院爺的柬帖，來請狄奶奶。怕沒人伺候狄奶奶，叫你老人家跟跟狄奶奶哩。劉芳名是尊諱呀？」劉振白道：「這可是沒要緊，怎麼又帶上我呢？只怕是重名的。」惠希仁道：「尊號是振白不是？要是就不差了。」劉振白道：「你看這造化低麼？好好的又帶上我呢！察院衙門當頭的，出生入死的所在！這是怎麼說？」

韓蘆道：「劉爺休怪。你既做著個緊鄰，每日敲打孩子，逃不過你老人家眼目，借重你老人家到跟前，公道證證兒。劉爺沒的合我有仇呀，合這狄奶奶有仇呢？萬物只是個公道。冤有頭，債有主，狄爺倒是個當家人，我怎麼不告狄爺呢？童奶奶倒是狄奶奶的母親，我怎麼也沒告他呢？可要天理，他二位實沒打我女兒。狄奶奶下狠的打時，他二位還著實的勸哩。劉爺，你要偏向了狄爺，俺女兒在鬼門上也不饒你。你偏向了我，狄爺罷了，那狄奶奶不是好惹的。」劉振白道：「可說甚麼呢？只沾著狄奶奶的點氣兒，我只是發昏。那日硬抬著材要埋，我做著個緊鄰，耽著干係，我說：『消停，還是他娘老子到跟前，這事才妥。』狄爺倒沒言語，狄奶奶罵成一片，光棍長，光棍短，說我詐錢，一聲的叫請做錦衣衛校尉的舅爺，又叫人喚相爺家長班，緝訪我到廠裡去。這可何如？沒等動彈，就請緊鄰了。」

惠希仁道：「老劉，閒話少講，有話留著到四角台上說去。請狄奶奶出來，齊在個去處，屈尊狄奶奶這一宿兒，明日好打到，掛牌聽審。」劉振白道：「二位請到舍下，根菜壺酒，敬一敬兒。這裡吊得牙高高的，看得見的事。做官的人拔不動他，還是咱這光棍做的朋友。」惠希仁合單完齊道：「混話！甚底根菜壺酒合你做朋友哩！拿出鎖來，先把這劉芳名鎖起來，合他頑甚麼頑！進去拴出童氏來！」

單完從腰裡掏出鐵鎖，往劉振白脖子裡一丟，圪登的一聲，用鎖鎖住。劉振白道：「我不過是個證兒，正犯沒見影兒，倒先鎖著我呢！閻王拿人，那牛頭馬面也還容人燒錢紙，潑漿水兒。怎么二位爺就這們執法？狄爺也還年幼，自小兒讀書，沒大經過事體，又是山東鄉里人家，乍來到京師，見了二位爺，他實害怕。二位爺見他不言不語的，倒象諒他大意的一般。二位爺開了我的鎖，留點空兒與我，好叫我與狄爺商議商議怎麼個道理，接待二位爺。沒的二位爺賭個氣空跑這遭罷？圖個清名，等行取麼？我脫不過是個證兒，料的沒有大罪；我也有房屋地土，渾深走不了我。你把狄大爺交給我老韓守著，走了，只問我要。叫老韓到家叫了他媽媽子來，裡邊守著狄奶奶。他也渾深不會土遁的。這皮纏了半日，各人也肚子餓了，我待讓到家去，沒有這理，誰家倒吃起證見的來了。老韓又是個原告苦主。說不的，狄大爺，你叫家下快著備飯，管待二位爺，咱再商議。批發二位爺個歡喜，咱明日大家可去投文聽審去。」差人也便放了劉振白的鎖。

但不知如何款待，如何打發歡喜，怎麼見官，寄姐果否吃虧，其話甚長，還得一回說了。